

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

冯胜利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 香港 沙田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提要 文章讨论北京话的重音,认为北京话虽然不是英文类 stress-timed 的语言,但也是一个重音语言;它是以前以音节节律为单位实现轻重且直接影响词法和句法重音的语言。文章从音节、音步、韵律词、动词短语、时态短语、句标短语等不同的语法层级,说明北京话在各个层级上,都表现出重音的作用和特征。文章最后提出,分层级地研究北京话的重音,不仅可以深入对北京话的认识,而且还可以发展韵律学、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的理论,以便深入发掘我们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现象。

关键词 北京话 词重音 核心重音 对比/强调重音 语调重音 韵律句法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6)05-0449-25

1 北京话的音节与词汇

我们先从北京话的音节(syllable)看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音语言。

Duanmu(2014)在《Syllable Structure and Stress》(音节结构和重音)一文指出:

“说本土话的人对实足音节(full syllables)和弱音节(weak syllables)表现出来的重音不同的语感是非常清楚的;这种重音的不同一致地反映在语言学家的观察报告里面(Chao 2002;王志洁和冯胜利 2006)。实验语音学发现,北京话(Woo 1969;林茂灿和颜景助 1980)和上海话(Zhu 1995)实足音节的韵母比弱音节的韵母长一倍。不仅如此,弱音节的韵母常常弱化为一个央元音,以致丢失韵尾的辅音。”^[1]

Duanmu(2014)举的例子是:

[收稿日期] 2015年9月22日 [定稿日期] 2016年5月18日 doi:10.7509/j.linsci.201605.030790

* 本文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汉研中心和江苏师范大学“第五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讲演,笔者感谢与会者的宝贵意见。写作中蒙端木三、王丽娟、裴雨来、庄会彬等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谨致谢意。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4000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18)以及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徐州)的资助。《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人为本文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使本文受益良多,在此谨致由衷的谢意。

[1] 原文是:“Native judgment on the stress difference between full and weak syllables is quite clear and is consistently reported. (e.g., Chao 2002: 38; Wang & Feng 2006) Phoneticall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rime of a full syllable is twice as long as that of a weak syllable in Beijing (Woo 1969; Lin & Yan 1980, 1988) and in Shanghai (Zhu 1995). In addition, a weak syllable undergoes rime reduction, so that a long vowel is shortened and is often reduced towards a schwa, and the code is often deleted.” (Duanmu 2014) 这里择要摘译之。

(1)	重读	轻读	例子
	[kʰ] - HL	[kə]	[tsei. kə] 这个
	[ma:] - H	[mə]	[t ^w ei. mə] 对吗
	[faŋ] - H	[fə]	[ti. fə] 地方
	[t ^h ou] - MH	[t ^h o]	[mu:to] 木头
	[tai] - HL	[te]	[nau. te] 脑袋

Duanmu(2014)的结论是对的:母语者能够对音实调足的完整音节和轻音节之间的轻重差异具有十分清晰和一致的判断:北京人在说北京话时是有轻重的。

不仅如此,实足音节的韵母还可以从音系理论上进一步示解(*be represented*)为 VX,亦即韵母有“V”和“X”两个位置。弱音节的韵母可以示解为 V,只有一个位置。用节律学的话说,韵母具有两个韵位(VX)的音节,叫重音节,韵母只有一个韵位的音节叫轻音节(Duanmu 2014)。^[2]

据此,“个、吗、(地)方、(木)头、(脑)袋”是轻音节;“鸟、蛙、恩”是长音节、重音节。实足的音节在音系学上的两个韵位(VX)和轻音节的一个韵位(V)构成了节律音系上的重音节和轻音节。这从理论分析上说明:北京话的音节有轻重的不同。

这是本文所说“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的第一个证据。^[3] 还有更多的证据支持重音说。请看:

(2) 棋子	方舟子	妻子	旗子
炕头	砖头	包头(地名)	木头

在北京话里,上面的四个“子”和“头”有不同等级的重量。这一方面说明北京话的音节有轻重之别,另一方面也说明北京话的“轻重”不是简单地两级轻重,而是有四个不同的等级。亦即:

(3)a. 重音节	稍轻音节	轻音节	最轻音节
b. 超强	强	弱	无重音节
c. 棋子	方舟子	妻子	旗子
d. $\mu\mu\mu$	$\mu\mu$	μ	invisible ^[4]

事实上,只有理解了北京话里面的这种轻重关系,才能看出并理解最小轻重差异对的存在。请看:

[2] 原文是:Phonologically, the rime of a full syllable can be represented as VX, which has two positions, and that of a weak syllable can be represented as V (or sometimes a syllabic C), which has one position. In metrical terms, syllables with VX rimes are called heavy syllables and those whose rime is V are called light syllables. (Duanmu 2014: 427) 这里择要摘译之。

[3] 注意,汉语是一个重音语言,并不意味着汉语和英文没有区别。首先,无论重音语言还是声调语言,都是类型学方面的说法,通常针对字词而言。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因为声调在音节层面有区别意义的功能。英语是一种重音语言,或重音节奏型(stress-timed)语言,因为英语的词重音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如contract(名词)和 con'tract(动词)。如果重音位置念错了,意义就会不清楚,如apple念成 apple就听不懂。本文所要指出的是:人类语言在声调和重音方面的表现,绝非简单的二元分类,因为声调和重音通常是在一种语言系统中共存的,即便是英文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有调的语言(Goldsmith 1981)。北京话作为一种典型的声调语言,同样具有复杂的重音系统,而且在多个语法层面发生作用(参下文)。笔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特别指出这一点。

[4] 注意,“七子(日本人名)”和“妻子(wife)”的“子”北京话有区别,这是北京音系语法的现象。因此,证明首先来自音系语法的证据,当然也可以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来验证(看“七子”、“妻子”甚至“旗子”中“子”的时长差别,笔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但这四个等级如何用韵素分析来表示,这是韵律音系学的问题。这里无疑给汉语音系学家提出了一个汉语韵律学上一个重要问题。至于如何从韵律音系学上处理他们,例(3)d只是一个建议。读者可参看 Qu (2013:1-3)、曲辰(2001)有关四个重音等级的韵素分析。

(4)德行 <small>讽刺语</small>	Vs	德行 <small>(品德与行为)</small>
炒饭 _N	Vs	炒饭 _{VO}
范畴 _N	Vs	犯愁 _{VO}

说汉语都没有重音,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北京话的重音可以区别意义。比较(黑体大写字母代表重音):

(5)a. (走进老板办公室后)职员说:“老板,今天我要 **bàoCHÓU**。”

b. (走进老板办公室后)职员说:“老板,今天我要 **BÀO**chou。”

上面 **bàoCHÓU** 和 **BÀO**chou 的不同恐怕只有“老板”最清楚:例(5)a 是要“报仇”,例(5)b 是要“报酬”,二者的轻重格式和意义有天壤之别。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下面的语境里本来有区别的重音对立可能会变得不明显。例如:

(6)a. 你知道这种炒饭的味道吗?

b. 你知道怎么炒饭的技术吗?

“怎么炒饭”中的“炒饭”是动宾短语,而“这种炒饭”中的“炒饭”是名词。但上面两句中的“炒饭”即使北京人,也不容易辨其轻重,^[5]遑论没有北京重音语感的南方人。那么能说“炒饭”没有重音吗?看一下下面语境中的“炒饭”就不言自明了。

(7)A:这是什么? B:这是炒饭。

(8)A:你会什么? B:我会炒饭。

例(7)中的“炒饭”是名词,例(8)中的“炒饭”是动宾词组,彼此的轻重语感和例(6)中的显然不同:名词性“炒饭”的读音不会出现在第二例中助动词“会”的后面。就是说,动宾的“炒饭”在句末的位置上一定是后重。由此可以看出汉语(这里指的是北京话,下同)是有轻重之分的。

上面的论点还可从王志洁和冯胜利(2006)的例证中清楚地看出来。例如:

左重:安静、帮助、包庇、猜测、仓促、方便、穿戴、刁难、吩咐、收获、声誉、干涉、估计、规律、恢复、督促、修炼、庄重、伤害、辜负、遭遇、装饰、家务、经验、科目、安慰、方式、舒畅、温度、发育、亲切、敦厚、压力、忧郁、偏僻、……

右重:包办、编队、编号、标价、参战、车库、充电、出众、担架、灯泡、登陆、抽空、发电、光棍、出错、发货、刀刃、开业、拉客、拍卖、拼命、签字、失控、输液、听话、偷税、销假、歇业、心细、宣战、支票、山洞、交账、生病、失业、……

不分:安葬、搬运、鞭炮、出售、车速、当代、崩溃、方案、分店、干旱、更正、宫殿、关闭、规定、欢度、激战、交替、接近、经费、捐献、军备、科技、空运、驱散、升降、收购、书信、酸菜、通货、先进、相互、宣告、招聘、诸位、香料、……

上面这些词汇的轻重格局用图形表示,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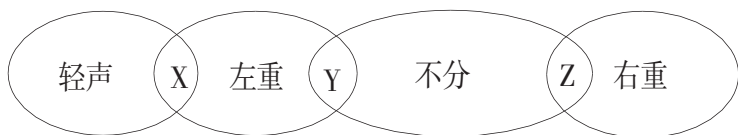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

[5] 这里不仅有(疑问)焦点重音的影响,而且有语流及其所造成的“重音调节”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个领域的节律音系的研究仍很薄弱,有待将来的研究。

可见,北京话里不分轻重的词汇只是四类之一,而这类一旦进入上下文,就会随文而变。(参见本文脚注5,亦可参见 Duanmu 2007)

当然,词重音的类型不同并不意味着词重音是任意的。对某些词来说是固定的、词汇性的。下面所示的最小差别对儿,更能清楚地表示出北京话词汇的轻重对立。

表1 北京话中的最小差别对

	1	2	3	4
1	[初]期 初[七]	[工]程 攻[城]	[公]有 工[友]	[交]代 胶[带]
2	[茴]香 回[乡]	[文]明 闻[名]	[林]产 临[产]	[谋]士 谋[事]
3	[厂]家 想[家]	[敢]于 赶[鱼]	[手]法 守[法]	[启]事 起[誓]
4	[道]家 到[家]	[便]捷 变[节]	[助]手 住[手]	[避]讳 闭[会]

上面的16对例子中如“厂家:想家”、“道家:到家”之间的重音对立,在北京人的语感里是非常明显和清楚的。

注意:上面的重音类型虽然说明北京话的词有重音,但是它们有的左重(包括轻声)、有的右重、有的同重,因为词重音的格式不一,因此有人认为“北京话的词重音没有规律”或“没有规则意义上的词重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词有没有重音是一回事,词有一个重音格式还是多种重音格式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北京话的词重音有不同的类型,不能说没有规律,因为每类中的词重音是有类定的(因类而异的重音类型)、不是任意变化的。比较(黑体表示重音):

(8)a. 校长一向尊重**大家**的意见。

b. 校长一向尊重**大家**的意见。

表示有学问的“大家”是左重,绝不会右重;而表示集体的“大家”是右重而绝不能左重。北京话里的“大家=everyone”和“大家=famous scholar”之间的重音对立是通过重音类型的对立来实现的。既然重音有类,类有对立,就不能说北京话里的词重音没有规律。更有明证:北京话有重音的事实,如下文所示,并不仅仅表现在词汇上,而且还表现在词法和句法上。

2 北京话的“音步”

谈重音不能不涉及音步。音步和重音密不可分。音步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和定义。例如:

- 1) 节律音系学中的“音步” (构建节律栅(metrical grid)的基本单位);
- 2) 韵律音系学中的“音步” (韵素→音节→音步→语音词……);〔6〕
- 3) 韵律构词学中的“音步” (韵素→音节→音步→韵律词);
- 4) 诗律学中的“音步” (《诗经》、《楚辞》、律诗、平仄);
- 5) 其他相关领域……

表面看,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音步;然而,音步的实质是什么?其基本功能是什么?

著名节律学家 Hayes(1995)指出:“为了标识(节律中的相对)凸显,音步把相邻的音节组成一个单

〔6〕如英文语流中的“don't”,“can't”,北京话中的“biao=不要”为韵律音系学中的语音词(语流音变的产物),它们和韵律构词学中的韵律词(构词法的产物)不同,不可混淆。

位(The foot organizes adjacent syllables into units for purposes of marking prominence)。”〔7〕

这是节律学中有关音步基本功能的一般共识,它里面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i)音步是节律单位;ii)音步以“标记凸显(marking prominence)”为目的。

换言之,节律单位和韵律凸显是一张纸的两个面。有节律单位而无韵律凸显就丧失了节律单位存在的目的(或原理)。Hayes毫不讳言,指出“重音是节律的思想及其节律重音理论模式,都源于 Liberman(1975)和 Liberman & Prince(1977)。”〔8〕有关这方面的阐述 Hayes 在他《节律重音理论》一书中(1995:2—10),言之极详:

1)节律结构中最小的成分是音步。 The smallest constituent in metrical structure is the foot.

2)重音是节律结构在语言学上的表现。 Stress is the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 of rhythmic structure.

3)除了音强这种边缘性角色外,重音调用了诸多服务于音系目的的语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重音是寄生的。〔9〕

4)在精细实验研究的大量数据上建立起的共识是:不存在单一的物理对应物可以充当直接反映语言学上的重音级。节律并非固定于任何特定的物理的实现。〔10〕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不难悟出:一个语言有什么样的节律单位、有什么类型韵律凸显,因语言语音系统的不同而不同。但无论如何不同,它们都万变不离其宗:“节律单位”和“韵律凸显”这两个基本概念是相依相生的、是普世的。

正因如此,著名语音学家 Kenstowicz(1993)也强调指出音步双分支是相对轻重结果,他说:

“韵律词意味至少一个节律音步。如果在这个意义上预设节律音步可以验测出在重音分析上需要的同样结构的话,那么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最小属性需要两个位置:因为它反映了节律音步是强与弱两个成分的组合。”〔11〕

这句话里至少包含如下几个重点:i)韵律词 PrWd 至少是一个节律音步;ii)音步是结构;iii)节律音步的结构鉴定和重音结构的分析,是一回事。

Kenstowicz(1993)论述中最重要的和汉语研究直接相关的结论是其最后一句话:“现在我们清楚了为什么(韵律构词上)最小属性的要求一定是两个位置:因为两个位置反映了节律音步是由一个强、一个

〔7〕 该书更为详细的论述是:“The foot organizes the syllables into constituents which mark relative prominence: weak & strong. The strong or the dominant element is called the HEAD. Strong and weak positions or prominent and non-prominent syllables are paired together in a prosodic formation called the foot. In some languages, foot formation is binary, while in others it may be unbounded.”(见 https://www.mona.uwi.edu/dllp/.../Prominence_metrical.pdf) 注意,这里说的是音步的功能,不是重音的功能。重音的功能(如制造语音对立、标记构词和句法结构、凸显焦点)是多重性的语法功能。

〔8〕 原文是:“the idea of stress as rhythm and its formulation in metrical stress theory is due to Liberman 1975.” (Hayes 1995:3)

〔9〕 原文是:“Aside from the marginal role of loudness, stress is parasitic in the sense that it invokes phonetic resources that serve other phonological ends.” (Hayes 1995:7)

〔10〕 原文是:“A body of careful experimental work has established that no one physical correlate can serve as a direct reflecting of linguistics stress levels” and “Rhythm in general is not tied to any particular physical realization.” (Hayes 1995:8)

〔11〕 原文是:“... PrWd entails at least one metrical foot. Assuming that the metrical foot in this sense diagnoses the same structure as that required in the analysis of stress, it becomes clear why minimality requires two positions: it reflects the metrical foot as the composition of a strong element with a weak one.” Kenstowicz (1993)

弱组合而成。”Lieberman(参见Kenstowicz 1993)这种[强弱 → 二分 → 音步 = 结构]的理论,不仅是韵律音系学的基础,更是节律音系学原理。Hayes(1995:29)说:“节律栅不是简单序列排列,而是有关关系的结构(metrical grids are not simple sequences of columns, but in fact relational structures)。”

为说明这个道理,他举例如下:

(9)a. * b. * c. *
 *₁ *₂ *₁ *₂ *₁ *₂ *₃

“上面三个节律栅里的*并不是简序列排列,而表现的是栅层上栅号(grid)之间相对凸显的关系(a relative prominence relation between the grid marks on the subscripted layers)”(Hayes 1995:29)。

换言之,节律栅里面的栅号所体现和代表的,同样是“相对轻重的结构”。因此Hayes(1995:30)总结说:“因为凸显关系强制性地定义了所有的栅层,所以无论节律栅有多少层,最高一层总只能有一个栅号(since prominence relations are obligatorily defined on all layers, then no matter how many layers there are, there will be a topmost layer with just one grid mark)”。

为什么每个节律栅的最高层上只能有一个栅号呢?这就是相对轻重原理的直接结果:“任何同一个节律层上的两个栅号,下面的两种情况必居其一:要么其中之一是从属性的(相对另一个而言),要么二者都是第三者的从属。”^[12]可见,节律栅同样遵循相对轻重的原理。

事实上,无论韵律音系学里面的节律树还是节律音系学里面的节律栅,都是Lieberman & Prince(1977)用来示解(interpret)同一韵律规律的不同表达式(interpretation)而已。

有了上面的理论基础,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音步双分的普世(或普适)规律。而汉语中不同领域(诗歌、散文和话语)所构建的音步,也不例外。虽然它们各有其独特性(譬如诗行的不同言数、诗行里平仄的不同分布、话语的节律、核心重音的实现等等),但其基本的韵律属性是一样的。

什么是汉语音步节律属性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音步。

2.1 汉语自然音步的定义

我们认为,没有语义、句法、语用等其他语言因素影响的、纯语音的节律单位,叫作自然音步。

像“水”的H₂O一样,汉语的音步也应该有不含其他成分(杂质),只在“语言蒸馏水”里(亦即无语义、句法、语用的语境)出现的单纯(或纯粹)形式。

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但问题是我們能不能找到这种纯粹的形式。

2.2 自然音步“提纯法”

换言之,我们能不能像化学家给水提纯一样,给汉语的韵律“提纯”?冯胜利(1998)利用下面三种方式对汉语的节律进行“提纯”。

- 1)单纯数字的节律: 55/55/55/555/
- 2)同义词串的节律: 柴米/油盐/酱醋茶/
- 3)音译音串的节律: 布宜/诺斯/艾利斯/

上面“数字串、同义词串、音译词串”里,可以说已经过滤掉了“语义、句法、语用”等非节律的信息,如果

[12] 原文是:“Given two grids marks, x₁ and x₂, on the same layer, one of the following must hold: either one mark is subordinated to the other, or both marks are subordinated to a third.”(Hayes 1995:29)

它们仍能表现出同样的语音格式的话,那么这些格式就可以看做是经过提纯后的纯节律结构。如果成功,那么我们就发现了什么是汉语的“自然音步”。

不难看出,无论单纯数字,〔13〕还是同义词串,或是音译词的音串,〔14〕其节律格式都是一样的:从左向右两两组合,如遇奇数,最后一个单个音节和前面的双音节单位组合成一个节律组,构成一个“三音节组”。换言之,汉语音节的自然音步(纯粹的节律组)的结果是:“小不减二,大不过三”。

自然音步的存在还可以通过三声变调来验证。例如:

- | | |
|-----------|-----------|
| (10)a. 音节 | 5555555 |
| b. 声调 | 3333333 |
| c. 自然变调 | 2323223 |
| d. 不存在者 | * 2222223 |
| | * 3232332 |

为什么七个5字,要念成“无五、无五、无无五”就顺口,而念成“无无无无无五”就不顺口呢?为什么绝不会念成“五无、五无、五无五”呢?不承认自然音步的存在是无法解释的。

就是说,在最纯粹(最理想)的节律环境里,“音节从左向右两两组合,遇到最后一个奇数音节,将其与前面的双音节组合,构成一个三音节组。”这就是自然音步法,这就是汉语节律的 H_2O 。有人说,995和955也是数字串,但前者可以念成223调,后者念成323,可见 $2+1(995)$ 紧,而 $1+2(955)$ 松。

然而,这是一种错觉。原因很简单:995和599不是“自然音串”,前面和后面的两个9已然先入为主地把音串分组了。这就是先暗设了 $1+2$ 和 $2+1$ 的字串组合,然后再用这个组合($1+2$ 和 $2+1$)来证明这个组合的存在,结果难免不为假象所欺。自然音步的可贵之处就是在“蒸馏水”(纯粹节律、理想环境)里面找 H_2O ,而没有任何“暗设”。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说水是 H_2O 的时候,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水都是纯粹的 H_2O 。

事实上,我们在自然界很少看到或遇到纯粹的 H_2O :几乎所有的自然界的水都有杂质。音步也如此。语言不同范畴里的音步都或多或少受到其他因素(或其他目的)的影响,因此自然音步的“变体”(掺入或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要比自然音步“本体”的现象多得多;甚至我们平时遇到的音步几乎都是变体或混合体的音步。

然而,更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怎样的水(江水、海水、茶水、泔水……),其本质属性仍然是 H_2O ;同理,无论怎样不同领域的不同类型的音步,其本质属性仍然离不开自然音步。

换言之,在汉语的节律里,没有不服从以“2”为基本单位音步。汉语里所有不同类型的音步都是以“自然音步”为基础的变体或加工体的产物!以诗律为例,我们看到下面的有关音步论述。

1) Halle & Keyser(1966;1971: xvi)

语句重音跟诗歌节奏模板的对应原则(Principle of Mapping Relation)

2) 端木三(2016:68)

所有的节奏模式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音步来解释。

3) 冯胜利(2015a:51-66)

汉语自然音步与汉语诗歌之间的对应原则(Mapping Relation):

〔13〕 注意:电话号码等数字受区号和其他语用的影响,所以这类数字串不宜作为证明和证伪自然音步的证据。

〔14〕 注意:“安格鲁撒格逊”的音译节律,受原文 Anglo Saxon 的影响,所以不是自然音步的节律。

五言 2+3	}	三字尾
七言 2+3		

汉语的诗歌节律均可用自然音步来解释

“语句重音”是自然话语里面的重音，诗歌节奏模板是诗歌里面的韵律，二者虽然不同，但 Halle & Keyser(1966, 1971)的“对应原则”告诉我们：二者的基本单位是相互对应的。Duanmu(2016:68)更清楚地界定“所有的节奏模式都可以用一个统一的音步来解释。”这当然不排除诗歌和话语。

很显然，诗歌离开了话语就成了无本之木。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诗歌有诗歌的节律特点，汉语诗歌最典型的独特之处就是空海法师(公元 774—835 年)所说的“一行两段”或林庚先生所谓的“半逗律”的诗行节律法。

正因如此，无论五言或七言都是“三字尾”。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一是自然音步的结果；二是一行两段的要求：2+3(标准音步+超音步)或 4+3(复合音步+超音步)。

不仅诗歌表现自然音步的属性，汉语的四字格更能反映自然音步的威力。最常见的例子是：

(11)	无[肺病牛]、	[一衣带]水
句法	1+ 3	3+ 1
自然音步	2+ 2	2+ 2

“从左向右，音节两两组合”是自然音步的基本操作，因此四字形式一旦上口，自然音步马上断之为二。这就是为什么[1+3]的[[无[肺病牛]]]变成了 2+2 的[[无肺][病牛]]、[3+1]的[[一衣带]水]也变成了 2+2 的[[一衣][带水]]。

前面说过，节律单位和韵律凸显是一张纸的两个面，汉语节律单位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韵律凸显的存在，至于这种韵律凸显是不是、或叫不叫“重音”，那是名称或术语的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质。什么是本质？节律不能没有凸显，而重音，用 Hayes 的话说，是根据不同的语言而有不同的物理现实/实现。人类语言的重音不必也不可能用一种语音手段来实现。

事实上，即使是北京话里的重音，也因其类型(词重音、核心重音、对比重音、语调重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语音现实/实现。^[15]了解了重音的这些特点和属性，我们就不难理解北京话的节律单位和重音表现。

3 韵律词的“左向”与“右向”和造词与造语

自然音步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造成音步左向与右向的对立：右向自然，左向反自然。

(12)自然	55/55/555		
混合	5+9+9	9+9+9	9+9+5
	3 2 3	2 2 3	2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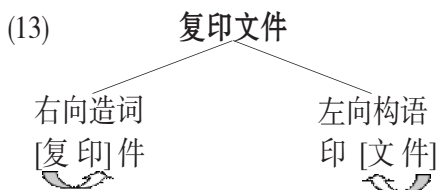
上面的三声变调格式告诉我们：999 和 995 的变调律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是自然音步。为什么 599 的变调律不同？因为 99 二字同类聚，所以 599 是 1+2，是反自然音步，它和自然音步的字串 999 和

[15] 英文的短语用重音节奏型(stress-timed)音步(如 Cats chase mice = The cats will be chasing the mouse)，而构词加缀则根据音节节奏型(syllable timed)音步(如 bigger/*difficulter)。可见其音步在不同范畴里用不同的语音手段来实现。

995 之不同是预料中事。

这里,我们更关心的是这种“自然”与“反自然”的节律对立有没有造成语言其他层面的对立、有没有它的语法功能?我们来看事实。最经典的例子是:进口商品、复印文件。这两个四字形式都是 2+2。2+2 是两个自然音步的复合,叫做复合音步。

汉语中的四字格都是复合音步的结果。然而引人入胜的是,一旦把四字的自然音步变成自然与非自然的对立(2+1 自然和 1+2 非自然的对立),那么结果就大相径庭。



“自然”的是词,“非自然”的是短语。这一点如果从轻重的角度看,同样反映出二者对立的实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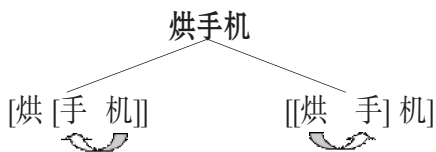
(14)左重	右重
[复 印] 件	印 [文 件]
厂家	想家
道家	到家
报酬	报酬
BLACK bird	black BIRD

扬抑格的音步是默认的自然音步,在汉语里是构词的最基本的形式。与词对立的是短语,因此扬抑为词,抑扬为语。这是在“词—语两极”相对的层面上产生的对立(在短语独立的层面里,左右向音步皆可造语)。

换言之,语言中的区别性特征是在对立环境下形成的,在 A 环境中的对立,并不意味着形成这一对立的某一特征在 B 环境中仍然起作用。这一点经常引起误解。^[16]

毫无疑问,上面的对立是带有规律性的。比较下面两例:

(15)	NN	2+1	皮鞋+厂	*鞋+工厂	1+2
	VO	1+2	读+报纸	*阅读+报	2+1



我们知道,1+2 和 2+1 的对立吕叔湘(1963)就指出了。但是他仅仅把这种现象归纳为一种趋势。而韵律语法理论里,左向构词、右向构语和左重为词(**烘手**+机、**BLACK**bird)右重为语(烘+**手机**、black **BIRD**)共同构成一种深层的规律。^[17]

我们也注意到时下有人主张“趋势说”而质疑这里的“规律说”,因为把右向构词作为规律会遇到很多例外。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乔姆斯基(Chomsky)的话就是最好的解释:“我们不能让现存的例

[16] “右向构词、左向造语”的独立是构词法里的独立,离开词法,在造句法里,左右两向没有独立。

[17] 因此王志洁和冯胜利(2006)文中的右重词可以看做短语词“动宾短语”或“主谓短语”固化而成的词。

外阻挠我们对保留着的规则做系统化模式的理论构建。”^{〔18〕}事实上,正因为我们没有受到例外(或反例)的阻挠,才发现了例外中潜藏着的更深的规则。例如:

- | | |
|---------|-----|
| (16)纸老虎 | 小提琴 |
| 金项链 | 白大褂 |

1+2 是非法的构词韵律,但是 1+2 的“纸老虎”、“小提琴”都是词。它们是反例吗?不是!因为“小提琴”的结构是“A+NN”,是按短语操作构成的“句法词”(冯胜利 2001;庄会彬 2015:49-64),所以不是反例。

然而“纸老虎”是 N+NN,是[名+名]的词法运作,是 1+2 的韵律,所以是反例(因为 1+2 的 N+NN 不能构词,但“纸老虎”是词)。

再进一步地深入地观察,我们发现,它不但不是反例,反而从旁支持了 1+2 的 N+NN 不能构词的“右向构词”理论。比较:

- | | | |
|-------------|------------------|---------|
| (17)a. “材料” | 铁公鸡、木地板、棉手套、金项链 | 可用 1+2。 |
| b. “所有格” | 班主任、校领导、班主任、学校领导 | 可用 1+2。 |

原来,凡属用为材料性的名词,才可以占据 1+2 的“1”的位置。正因如此,“纸老虎”可以成词,因为这里的“纸”是材料性的,而“*纸+工厂”的“纸”不是材料而是产品。“*金+工厂”和“金+项链”的对立也如此。第二类的 1+2 都是所有格。

这就告诉我们,“右向构词”的规律不但没有错,有其他原因造成的例外反而从旁证明了这个规则的力量,亦即 N+NN 只能以例外身份出现(N 用作 A),否则纯 1+2 的 N+NN 不合法!

更令人鼓舞的是:坚持形式化的规律不仅帮助我们解释了吕先生发现的趋势的所以然、而且还帮助我们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新现象:材料、所有格名词所以能用于 1+2 的原因很可能是“材料、所有格”实际上就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的缘故(冯胜利 2001;Duanmu 2012)。

综上所述,北京话构词法中语素组合的“向”直接反映出北京话音步的“向”及其与重音的关系。

4 北京话的“重音层级”

北京话的重音并不仅仅反映在词汇上,更明显的是反映在短语(或造句)上。这一点在讨论北京话重音的时候,常常被忽略。

北京话短语里的重音不但非常突出,而且根据句法层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韵律规则和作用。如果我们片面地认定北京话不是重音语言,那么将面对北京话短语严格遵守重音规则的矛盾。我们知道,北京话的短语受到核心重音、强调重音、对比重音的严格控制,这是新兴韵律句法学的新发现。

正因如此,现在讨论北京话重音的时候就不能再囿于以往的旧说,认为“汉语没有重音”。

〔18〕 原文是:“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many of the phonological rules of the language will have certain exceptions which,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ynchronic description, will be quite arbitrary. This is no more surprising that the fact that there exist strong verbs or irregular plurals. Phonology, being essentially a finite system, can tolerate some lack of regularity (exceptions can be memorized); being a highly intricate system, resulting (very strikingly, in a language like English) from diverse and interwoven historical processes, it is to be expected that a margin of irregularity will persist i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he phonological description. **Clearly, we must design our linguistic theory in such a way that the existence of exceptions does not prevent the systematic formulation of those regularities that remain.**” (Chomsky & Halle 1991: 172)

如图 2 所示,在不同的短语层级里面,北京话里有不同层级的(短语)重音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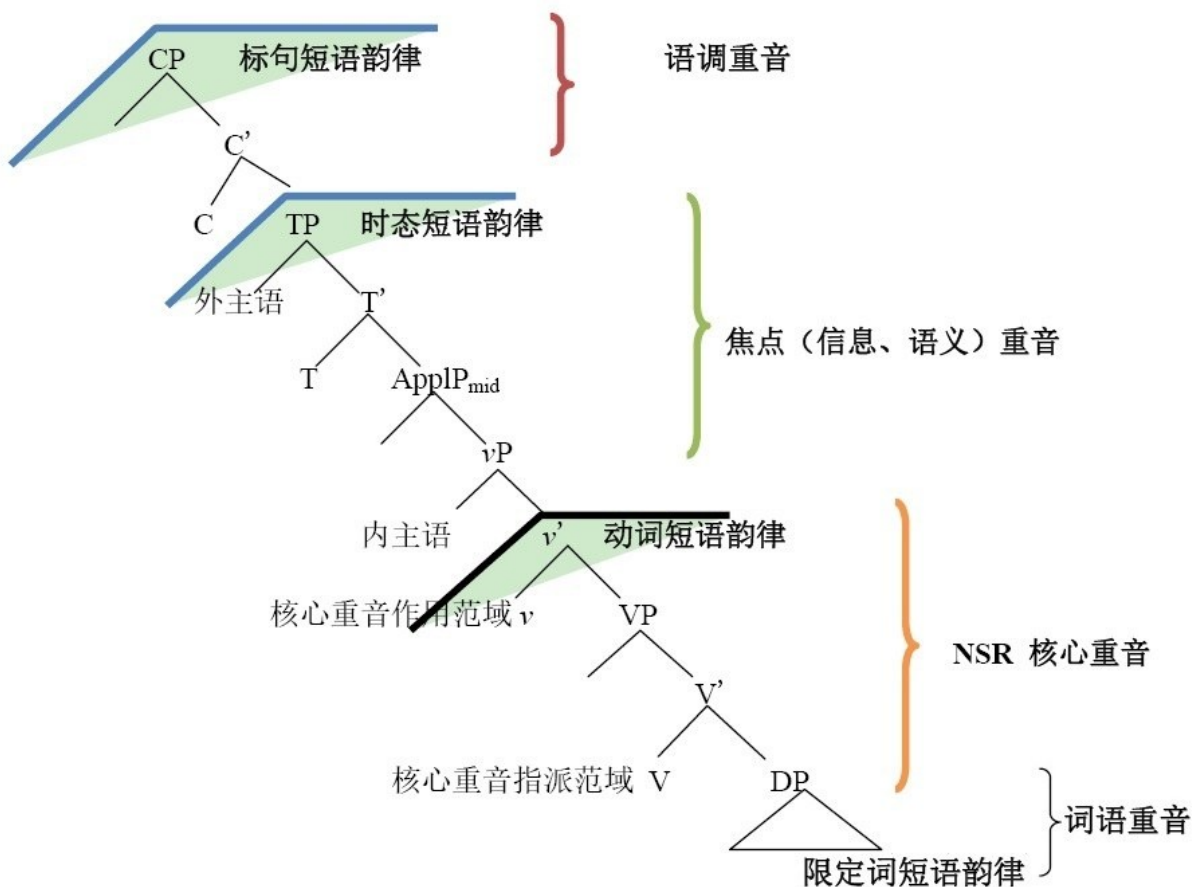


图 2 句法层级与韵律层级示意图(参见冯胜利 2016)

上面的树形结构表示:最底层的是 DP-Prosody 限定词短语(传统的名词组)的韵律结构,名词短语重音在这个范畴(也出现在其他论元的位置上);其上是动词短语韵律(VP-Prosody),这是核心重音(广域焦点)的范畴。核心重音范畴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派域,一类是作用域。前者是“动词把重音指派给它直接支配的承重成分(承载重音的成分)”的范畴;后者是“VP 内重音对外接成分的作用”的范畴。再往上是时态短语韵律(TP-Prosody),这里是狭域的焦点重音常常出现的范畴。最上面的 CP-prosody 是语调重音范畴(Tang 2003:55-59; Richards 2010:144)。

每一个层级都有和自己对应的韵律规则和表现(狭域焦点表现为高低,广域焦点表现为长短),而每一个范畴都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本文显然不可能一一穷尽每一层级各自所辖的韵律机制和表现,下面只能就其主要特征,举例说明。

更详尽的论述请参见冯胜利(2016)。

4.1 核心重音指派域(V'-Prosody)

先看核心重音的指派范畴。根据 G-NSR(Feng 2003),核心重音指派给动词直接支配的补述语。这就意味着,核心重音直接影响动词的题元结构。

最先发现这种影响效果的是 Chao(2002:221)。他在分析“体了一堂操”时说:

“可是既然咱们可以说「上了一堂课」,何以不能说「体了一堂操」?要是照字面意义来说,「操了一堂体」应该更合逻辑,可是却没人这么说。这又是语音的因素比逻辑的因素重要的关系。单是

动—宾式结构的抑扬型韵律就足以强迫「体」作动词,「操」作宾语,不管逻辑不逻辑。因此「体了一堂操」也就成了学生的经常用语了。”

这就是著名的电离化(国内叫做离合词)现象。〔19〕用赵元任先生的话来说,汉语“体操”一词所以有离有合,不是句法的原因,也不是语义的致使,而是动—宾式结构的抑扬律“强迫‘体’作动词,‘操’作宾语”,一句话,就是“抑扬型韵律强迫”的结果。“抑扬韵律”不是重音是什么?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北京话有抑扬律重音,重要的是这种抑扬律可以“强迫”名词作动词、动词作宾语,而“不管逻辑不逻辑”——这显然是反句法、反语义、反功能的韵律制约语法的操作。赵元任认为这是“语音的因素比逻辑的因素更重要的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韵律的因素比句法和语义的因素更重要。

我们说北京话是一种重音语言,其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北京话的重音可以征服句法和语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话是一种有自己特征的重音语言。因为抑扬律不仅有征服语义的威力,而且它还有“创造”语法的魔力。请看:

- (18)a. 单纯动词的假宾语 鞠[个]躬、高[什么]兴、体[了一堂]操
他给大家鞠了三个躬。
* 他给大家鞠躬了三次。
- b. 他动词的冗宾语 吃饭、喝水、看书
妈妈,我饿了,我想吃饭。
妈妈,我饿了,*我想吃。
- c. 自动词的空宾语 睡觉、走路、跑步
今天我睡了一觉!
? 今天我睡了。〔20〕

这些“假宾语”、“冗宾语”、“空宾语”的存在不从“抑扬律”或“核心重音”入手,仅从句法抑或语义(语用)来解释,不是捉襟见肘,就会前跋后蹇。原因很简单,它们是核心重音指派的结果。

核心重音的存在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

(19)结构轻重(林焘 1990:1-20)

a. 动宾结构:

宾语永远重

吃饭;走路;学中文;开玩笑

拿了一本书出来;拿出了一本书来;拿出来了一本书

b. 动补结构:

补语重

听懂了;写好了;考过了;看清楚;想明白、洗干净

听懂了没有? 想明白了没有? (“没有”轻读)

c. 动+得+补结构:

表能力 动词重

跑得快;他跑不快;屋里放得下;今儿晚回得去

跑得快跑不快? 爬得出来爬不出来?

否定补重

看不见;回不去了;他扛不起来

表结果 补语重

跑都快;跑得很快;跑得不快;跑得快极了;跑得快不快?

〔19〕当然,国内一般所说的“离合词”只是电离化中的一部分。

〔20〕这句话除非特别强调“睡”才可以说,但不是核心重音句,而是对比焦点句(“不是没有睡”的意思。)

d. 动+趋

趋轻

拿来;拿起来;跑过去;打开;走进;走得回去

上面的北京话重音是自林焘(1990)以来就公认的重音格式;而下面的重音格式更是北京人耳熟能详的语感所在。请看:

(20) 结构对立与轻重对立的对应性

a. 重读辩义(重音不同和句法结构不同,导致语义也不同)

考过了(经历过);考过了(过关了)想起来(记得);想起来(站立)

b. 结构一样,语气重音不同

没写出来(陈述结果);没写出来(表示意外)没跳过去(陈述结果);没跳过去(表示意外)

上面的事实并不是北京话“轻重结构”的全部,但足以说明北京话不但有重音,而且有不同范畴、不同种类、不同作用的重音。林茂灿(2012:145)曾指出:“宽焦点重音的声学表现是,后面韵律词音高曲拱的高点不会比其前面的高,而后面的低点比起前面的低,末了一两音节音域较大。宽焦点落在上声上,上声本身音高曲线呈弧型。”在实验语音学领域,关注宽焦(核心重音)的研究还很有限,但林先生的结论告诉我们:核心重音有其物理证据,而它和窄焦的声学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实验语音学的实验对象是声音的物理表现,音系学研究的对象是说话者脑子里的音理法则。这里所要指出的是,北京话的宽焦不但有重音的物理表现,而且这种重音还可以直接限制句法,用韵律句法学术语说,叫做韵律删除(prosodic filter),意谓韵律可以删除合法的句法格式。既动词只把重音指派给直接支配的载重补述语。结果不能弱读但未得核心重音的补述语成分,都将视为重音范围内的非法成分而被删除。请看:

(21)	主语	动词	载重成分-A	载重成分-B
a.	* 悟空	看见	三个妖怪	四次
b.	* 八戒	给了	三个美女	五个馒头。〔21〕
c.	* 唐僧	收	徒弟	佛缘寺
d.	* 悟空	打	牢固	变身基础
e.	* 沙僧	挂	袈裟	[在 墙上]
f.	* 菩萨	摆	公平	道理 [到彼此满意的程度]

上面诸例中的载重-B成分必须删除,句子才合法。但这不是句法或语义的原因,而是核心重音要求动词必须严格根据句法支配关系把重音指派给它的补述语。如果有两个补述语都是载重成分,那么其中不为动词支配者就会被删除。这就造成北京话“核心重音决定动词后句法成分数量”的句法格局。核心重音不仅删除“句法成分”,而且还删除“句法格式”。请看:

(22) 袈裟, 沙僧* 放-了在桌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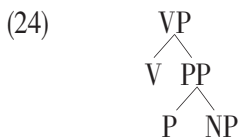
北京话里没有“[V-ASP+PP]”这种句法格式。为什么?其原因可以从核心重音激活句法运作的操作上清楚地看出来:

(23) 唐僧 [放那儿]-了 一本经书 = NP V+P+Asp+Ob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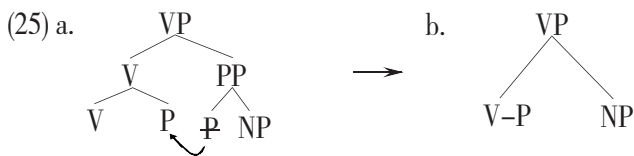
〔21〕 陈平(1987:81-92)曾指出:双宾语结构中的近宾语具有“由定指格式的名词性成分充当的强烈倾向”,而远宾语具有“由不定指格式的名词性成分充当的强烈倾向”,可供参考。

普世语法中有介词并入(P-incorporation)(Baker 1988:259—263)的操作,而这里的 V-P-Asp(放那儿了)正是这种运作的结果。

问题是 P 为什么一定要并入到 V 上? 下面的结构透露出其中的奥秘:



这个 P 阻挡了 V 对 NP 的直接支配(government or sisterhood relation),因此非移除它动词不能把重音指派给 NP。怎么移除它呢? 这时候潜在于普世语法中 P-incorporation 的运作就被激活,从而满足了这里韵律的需要,如例(25)所示:



经过“结构删除(structure removing)”(Feng 2003)的操作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如例(25)所示的[V-P NP]结构。这就告诉我们,韵律虽然不能直接创造句法,但是它可以激活原来不曾使用的潜在运作,结果就增生了该语言的语法形式。北京话里所以有例(23)和例(25)b 这样的句法结构都是韵律激活和促发的结果。

由此可见,核心重音不仅可以标识句法例(19)、删除句法例(20)、还可以用激活方式“创造”句法例(24)。北京话里面的这种句法格局,无疑是由核心重音的指派造成的。这样的由重音决定句法的语言,不是重音语言又是什么呢?

4.2 核心重音作用域(VP-Prosody)

核心重音不仅对指派对象(v', VP 之内)发生作用(例(18)、例(21)),而且对 VP 的外围成分也发生作用(见下文)。以图 3 示之(参见黄梅和冯胜利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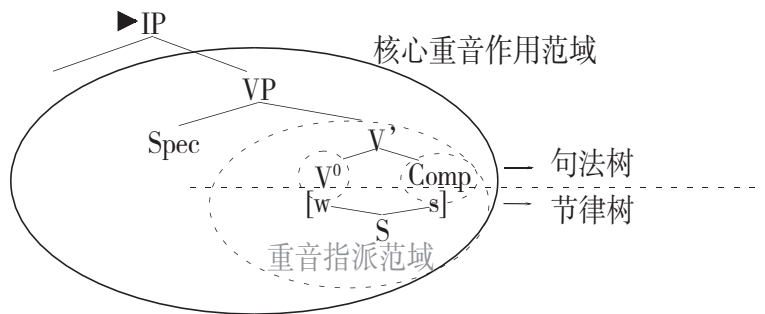


图 3 核心重音作用域(VP-Prosody)

这里我们把核心重音的范畴分成两类:核心重音指派域(在 V'之内)与核心重音作用域(在 V'之上)。凡是核心重音影响补述语的句法区域为重音指派域,如上面例(18)、例(21);凡是核心重音影响附加语的区域,为重音作用域。

核心重音怎么影响附加语呢? 先看核心重音的指派原则 G-NSR:核心重音由动词指派给它直接支配的补述语。这就构成重音指派范畴。

它有如下几个特点(黄梅和冯胜利 2009):

1) 相对轻重

动词(V^0)指派重音到补述语(Comp)上,意味着补述语(Comp)及其俯瞰(to dominate)的节点获得核心重音,而动词(V^0)及其所支配的节点则相对为轻。

2) 结构分界

因此,动词(V^0)节点(及其俯瞰节点)和补述语(Comp)节点(及其俯瞰节点)之间,既是句法(两大成分)的分界,也是韵律的分界。

3) 离合力分区

a. 果动词(V^0)节点没有补述语,但有俯瞰分支节点,1)和2)可以把俯瞰分支节点拆成短语(亦即图3中的 V')——占据重位者,可脱离母体而独立(如“慷慨”的“慨”);

b. 如果动词(V^0)节点带有补述语,那么它所俯瞰分支节点就可以被压成一个韵律词——轻位可贴附异体而合一。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词出现在图3中的重音指派范域里,它可能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比如“负责工作”中的“负责”,原为图3中 V^0 俯瞰下的两分支点的动宾结构,当有“工作”作为它的补述语时,“负责”居于弱位。由2)所迫,被压成了一个韵律合成词(否则无法携带外宾语)。然而,“负责”若无补述语而单说的话,那么“责”将成为重音对象,1)便发挥其拆离作用,使“责”脱离母体而独立,于是有“你负什么责”的说法,“负责”成了动宾短语。换言之,1)是离合词的导火索,而2)则是嵌偶词的发祥地。

据统计,《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冯胜利 2006)的244个嵌偶词中,103个是副词,占五种词类的40%(其他:名词51、动词64、形容词25、介词1)。为什么副词居五种嵌偶词之首呢?这与副词的句法位置和重音的指派有直接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里我们看到:前动词的位置受到后面核心重音的拉引力,于是造成“前动词成分”与动词的“合”。单音节副词受到这种拉力的牵引而贴附于动词,与之组成双音节韵律词,于是造成大量的副词嵌偶词,如“遍查、遍访、遍吃、遍考”等双音节的“遍V”,在汉语庄典语体中非常普遍。“遍”是嵌偶词,因为“*遍查找、*遍访问、*遍吃喝、*遍考证”都不合法。然而,它们所以不合法的一大原因就是核心重音的作用:“遍V”之后几乎全带宾语。这一事实证明了核心重音和嵌偶副词的互动关系。

为什么呢?其实根据重音理论,原因很简单,因为“V”后有了载重的补述语(携带核心重音),所以才把动词前的“遍”吸入动词,组成轻位上的“合”(亦即“遍V”)。这才造成单音节嵌偶副词在[$_ _ V$]位置上大量出现的语法格局。毋庸置疑,这是核心重音对附加语的作用,是典型的“核心重音作用域”里的现象。

在核心重音作用范域里发生的语法现象很多。王丽娟(2008)发现现代汉语介词的句法分布有如下几个特点:

- 1) 谓语之后没有双音介词;
- 2) 主谓之间的介词有单有双,但只出现在主谓之间的都是单音介词;
- 3) 主语之前的介词有单有双,但只出现在主语之前的均非单音介词;

4) 就单双对应介词而言,二者的分布情况一致,即出现在主语前或主谓间。差异在于主语之前以双音介词居多,主谓之间以单音介词居多。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主语前”、“主谓间”、“谓语后”这三个句法位置上的介词有单双不同的分布和要求呢?为什么形成[双介词 主 双介词/单介词 谓 单介词]的句法格局呢?这也是核心重音作用域里的效应:由于核心重音的作用,[PP+VP]_{VP}中的P则要单,而由于强调/对比重音的作用,[PP+VP]_{VP}中的P则宜双。比较(+F表示焦点):

(26)a. 学生照老师的说法[做了一次实验]_{+F}

b. 学生[按照老师的要求]_{+F}做了一次实验

例(26)a中的焦点在动宾(核心重音),例(26)b中的的焦点在介宾。而出现在主语之前的一类介宾短语[PP + Subject],大多携带对比或强调类的焦点重音,可以看作核心重音的域外现象。例如:

(27)a. 论年龄,他比我小;论学识,我可是比他差远了。

(比较:他的年龄比我小;我的学识可是比他差远了。)

b. 鉴于他的突出表现,学校批准让他提前毕业。

从焦点上看,这里的介宾短语都是全句中被强调的成分;从韵律上看,这里的介宾短语之后要有停顿。这种PP是核心重音的域外焦点(Focus P或Topic P)。很显然,离开核心重音和焦点重音层级与区别,上面介词短语的分布和它们“韵律—句法”的属性,是很难描写和解释的。换言之,北京话的短语重音不仅有V'内的核心重音,还有IP前后的焦点重音。北京话对“焦点—重音对应律”很敏感:凡是焦点均标以重音,此其一;第二,更重要的,北京话的焦点重音后面的成分,一律集体轻读。(亦参见 Xu 1999; Xu & Xu 2005) 比较:

(28)a. 他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核心重音,回答“怎么回事 what happened?”)

b. 他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对比,不是别人)

c. 他并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否定)

d. 他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否认)

e. 他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 (强调)

焦点后面不管有多少成分,都一律轻读。这是北京话重音的一大特点。从V-not-V的重音模板[V_重不V]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29)a. 你知道不知道?

b. 你想得起来想不起来?

上文谈到:北京话构词的韵律是大小(小不减二、大不过三),但句法里的韵律则不同:只要句中一个成分承担了焦点重音(无论广域还是狭域),它后面的成分都(在原有的二、三节律之上)集体轻读。由此可见,词法、句法的重音规则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4.3 语调与重音(CP-Prosody)

CP标句短语韵律是近年来刚刚提到韵律语法日程上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们知道,句子成立的韵律条件是语调:无论是单词句还是复杂句,加上语调才是句子。语调多种多样,我们熟悉的有:

(30)a. 陈述语气: 他知道

b. 疑问语气: 他知道吗?

c. 怀疑语气: 他知道?

d. 肯定语气: 他知道

e. 警示语气: 你再哭,我走了啊

北京话的这警示语气词“啊”有自己独特的语调。英文没有句末语气词,但是有类似的语调。例如:

(31) {Don't cry, or I am leaving}

{Don't cry, I am leaving }

————Cornelius Kubler b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语调和重音,一般分属不同系统,它们也有不同的调阈,^[22]但是重音是语调表现语气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重音和语调一般认为是通过“音高、音强、音长”这三种基本语音手段来实现的,但因语言自身音系的机制不同而有所偏重。

汉语的重音主要靠音长(停延也是时长的一种),语调主要靠音高(劲松 1992)。语调最复杂,它和重音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语调也是理解汉语重音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劲松(1992)、沈炯(1992)、曹文(2007)等研究,北京话表达语气的韵律手段主要是“音高”和“音长”,前者表现为语调,后者表现为重音。因此语气语调和语气重音在上面的三种基本语音手段上,彼此交织,相互作用。不仅如此,它们在实现的时候还要和语言中的小波浪(字调、词汇和逻辑重音)相互作用。就是说,大波浪(语调)和小波浪之间,此起彼伏的机制、运作和结果,构成了解汉语(尤其是北京话)重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最近这个领域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进展:语调和句末语气词可能是一张纸的两个面。具体的原理表述如下(取自冯胜利 2015b):

(32) CP-Prosody 标句短语韵律:语调=句末语气词

语言的音高特征要么主要实现为声调,要么主要实现为语调;因此,在复杂声调系统的语言中,语调则趋变为句末语气词。^[23]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33) Oh, man! 人啊
Oh, God! 天啊!

英文感叹可以说“*Oh, man!*”汉语不能说“哎,人!”为表达这种语气,汉语的语调要用“啊”来协助,说成“哎,人啊(=人呐)”——汉语的语气词就是语调的“音段化”。^[24]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这一点。林培瑞曾经对作者说:

(34) The word GOOD in “**I’m good**” ↗ is pronounced in “first tone plus second tone”, they mean “yes.” When “good” ↘ is pronounced in two fourth tones, it means “no.”
—————Lin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就是说:

(35) Good ↗ = 好哇! (表示接受)
Good ↘ = 我好了。(表示拒绝)

由此也可以体会出英文“语调”在汉语里是由“句末语气词”来完成的。如果是这样,“上古汉语没有声调也没有语气词”、“汉语方言中声调越多句末语气词就越多”、“人类语言有声调的语言不存在没有句末语气词”等一系列表面毫不相干实则相互关联的现象,均是这里假设的必然结果且信而有征。

不仅如此,如果(句末)语气词和语调就是一张纸的两个面,那么传统“语气由语调和重音来实现”的

[22] 如上文所示,图1结构中不同的句法层级里面,有不同的重音规则。由此可以直接推演的结果是:不同的句法层级也构成不同的调阈:DP里面有词调(声调)、IP里面有语法调(词缀为功能成分)、CP里面是语调。事实上,藏语里面的调阈分布正是如此,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区别词汇意义的叫字调,区别语法意义叫词调,出现在句子末一节奏单位的重读音节上区别整个句子语气意义的叫语调(还有分歧,参瞿霭堂(2013))。

[23] 为避免歧义,这里给出英文的定义: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F0 (pitch) is used either for tonemic or intonation purpose and thus within a rich tonal system, the intonationeme will be alternated into sentential final particles.

[24] 参 Li(2001)“Tonal Structure of Yes-No Questions in Chaha”有关音段和超音段不同语音属性在C位上的相互转换。

实验语音学分析,就可以统一理解为“语气语调=intonation”的不同的语音表现;亦即:该语言的音系系统决定它“要么用超音段的手段实现”(语调)、“要么用音段的手段来实现”(语气词)。至于如何实现(“音长、音强、音高”)则据该语言的音系系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如果说北京话是一种重音语言,那么这就意味着北京话的音系系统(包括它的声调系统)允准或激活它在“音长、音强、音高”的合理范围内做出最佳的选择:不仅要实现表达语气的语调 intonation,而且要实现字调,同时还要实现焦点重音。因此用哪些语音手段(是用超音段形式还是用音段形式)来实现,就成了我们将来深入、广泛研究“语调和句末语气词关系”的重要课题。但无论如何,下面的事实告诉我们:北京话的语气词(如“好吗”一语)的语调实现,不仅有轻重的对立,而且有句法的对立。比较:

(36)a. 悟空对唐僧:“师傅,我们换一个房间好吗? 这儿有妖怪。”

b. 沙僧对唐僧:“师傅,你就换一个房间,好吗? 徒儿求您了!”

若“好吗”殿后前无停顿,如例(36)a,则与整句语调融合为一,轻读,这时表达的是“委婉”语气。但如果前面有停顿,“好吗”就带上了独立的语调,那么“委婉”语气就变成“祈求”语气,如例(36)b。这和“对不对”的语调变化类似:一般念降调,读重音;但也可以念升调,提醒对方该做不该做。例如:

(37)a. 是记者对不对? 我没看错吧。——降调

b. 你是记者,对不对? 怎么做这种事! ——升调

当“对不对”读降调时(前无停顿),表示确定;当“对不对”读升调时(独立语调),表示批评。从“好吗”、“对不对”的不同语气重音可以看出:语调重音是句法层级中的一个独立的重点范畴,也是北京话重音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语气的表达方式不是单一的(参见贺阳 1992),各种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左右句子语气的因素有哪些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这里只提出问题,以便将来的深入研究。

5 北京话里轻重对立的语体功能

北京话的轻重不仅直接标示焦点、规定词法和控制句法,而且还有区别语体的作用。冯胜利(2010)和王永娜(2010:105)的研究表明:离开语体很难或无法全面理解北京话的轻重,也很难确知韵律语法的功能与作用。语体语法和韵律语法界面研究告诉我们:不同的语体功能有不同的韵律结构。譬如,Chao(2002:39)所说的“台湾”这一省名的重音变化,反映的就是该词的语体演变:“台湾这个省名的历史很有趣。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台湾刚割让给日本不久,一般人还叫它的老名字 Tair. uan。现在过了半个世纪,中国人再谈到台湾的时候,就常常说成 Tair'uan,没有轻声了,就像那些新省份的名字一样,例如:宁夏 Ningshiah、西康 Shikang。除了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几乎没人记得台湾本来叫做 Tair. uan。”〔25〕

赵元任把这个轻声的“台湾”定性为“old and familiar name”(熟悉的老名字),其中“old”和“familiar”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它标识出这时候的“台湾”发音是口语体。但是当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这个“熟悉的老名字”就陌生起来(发生了政治变化),于是就像新省份名字的念法一样,没有轻声了——进入

〔25〕 译文取自丁邦新(2002:23)译《中国话的文法》。原文是:“A very interesting case is the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name 台湾 ‘Taiwan’. In my school days, not long after the cession of Taiwan to Japan, people still spoke of Tair. uan, an old and familiar name. Now, after a lull of half a century, when people in China begin to talk about the place again, it is more often spoken of as Tair'uan, without a neutral tone, just like the new province name 宁夏 Ninshiah ‘Ningshia’ and 西康 Shikang ‘Hsikang’, and few people outside those of my age group remember that Taiwan was ever called Tair. uan.”

正式体。由此看来,一个词是否轻声和该词的口语度(old and familiar)直接相关。这是北京话的语体在要求轻重对立上的典型例证。〔26〕事实上,不了解北京话的重音,不仅无法辨别其语体语法,也无法洞悉北京话里文白相间的语体艺术。请看:

- (38)北京之春(之 pro-clitic) * 北京的春
 北京的春天(的 in-clitic) * 北京之春天

“之”和“的”都是领属格虚词,相当于英文的“'s”。按照韵律语法的普遍规则,它们都应该轻读(功能词都是韵律隐形成分)。“之”在上古汉语中轻读的事实有“诸=之乎、弗=不之”等合音词为证。然而,在现代汉语里,“之”却不能轻读。为什么?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从韵律语体的角度可以很好地解释这里的所以然:现代人要用古语来表达“典雅”则必须对古代的“轻”进行“韵律加工和改造”,使之“不轻”而后可,否则则有语体不伦不类之弊。正因如此,即使违背了虚词一律轻读的语法,也在所不惜。

上面的 Tái.wan 变 Táiwn, * tǐə 变 zhī,都是北京话“变轻为重(=不轻)”的语体运作。北京话是一种重音语言,于此又见一斑。

6 北京话重音的实验语音学证据:语音长短度与句法合法度的对应

北京话是一种重音语言在实验语音学上也有明证。Deng 等人(2008)测量了下面三组动补动词。

- (39)a. 学生 看清楚了黑板上的图像。(黑板上的图像已经看清楚了)
 班长 讲明确对方的来意。(对方的来意已经讲明确了)
 b. 学生 看清楚了黑板上的图像。
 班长 讲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c. 学生 看清了黑板上的图像。
 班长 讲明了对方的来意。

例(39)a组是“音足调实”的双音节补语;例(39)b组是带轻声的补语;例(39)c组是单音节补语。三者在音节长度上显著不同。如例(39)所示,这三种不同的动补语音格式在带宾语的合法度上也不一样:例(39)a组带宾一般都不能接受,而例(39)b组带宾有的能接受,有的不能接受。例(39)c组带宾一般都能接受。Deng 等人(2008)实验结果发现:动补动词的长度与其带语的合法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亦即:

- 1) 双音节动补型的时长最短,其合法性程度最高;
- 2) 不含轻声的三音节动补型的时长最长,其合法性程度最低;
- 3) 含有轻声的三音节动补型,由于轻声音节在时长表现上比带正常重音的音节短,使得其合法性程度介于不含轻声的三音节动补型与双音节动补型之间。

下页图4和图5是合法度(不同类型句子的评判得分)和归一化时长的具体结果。

这个实验给句法学家提出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什么补语的长度可以允准宾语的出现——长度决定句法?显然,这是核心重音的作用。事实上,根据Deng 等人(2008)的研究,补语的合法度和补语的长短量可以具体地测量出来:

- 1) 补语的时长如果达到或超过两个非轻声音节的长度,整个句子的合法性就会降低;
- 2) 补语的时长如果小于两个非轻声音节的长度,整个句子的合法性就会增加。

〔26〕事实上,赵元任(1991)“汉语地名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一文所讨论的“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就是今天语体语法的现象,读者可参看(载张志公主编,钱晋华译《语文论集》第4期: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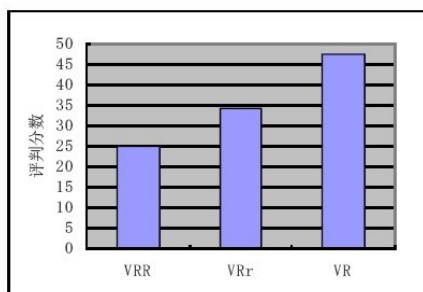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类型动补动词的长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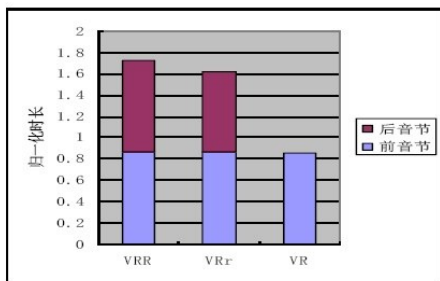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类型句子的评判得分

毫无疑问,实验语音学的结果告诉我们,北京人对动补带宾结构的合法度的语感来自于音节的长短轻重律。〔27〕

这不仅从语音的物理存在上印证了北京话的重音,同时还告诉我们,北京话的长短量和句法的合法度可以通过实验语音学的精密测量而数字化。

实验韵律语法学还刚刚起步,但它的显著结果可以告诉我们,北京话的重音有实验语音学上的证明。事实上,这一结论不仅告诉我们北京话有一个重音系统,而且它的这一重音系统还支配着该语言的词法与句法。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北京话是个重音语言(或重音语言之一种)。〔28〕

7 结语

我们说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不仅有北京话自身的证据,而且还有对方言的对比分析。跟其他汉语的方言相比,图2中四个层面上的重音规则及其语音实现,在不同的方言里是不完全一样的。每一种方言都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的语音系统。譬如“台湾人说的普通话就不倾向于用重音来区别歧义性的焦点”。〔29〕

因此,本文所谓北京话是一种有重音的语言,既不意味着它和其他“重音语言”(如 stress-timed languages)一样,也不意味着其他方言的轻与重和北京话一样。比较台湾闽南话(Li 2013):

(40)a. 我已经看了 [十本(的)]+F 书了。

b. gua yiking khuaN tsap-pun e tseh a.

我 已经 读 十本 E 书 了

“我已经读了十本的书了。”

〔27〕 匿名审稿人指出:“从语音学的角度看,在相同语境和语速下,两个非轻声音节的时长(讲[明确])必定长于一个非轻声一节加一个轻声音节(看[清楚]),后者的时长也必定长于单音节(看[清])。”笔者完全同意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同时指出:邓丹等(2008)的创见不在于三个形式的长短差异,而在于三个长短和三种合法度(合法、不统一、不合法)之间系统性的对应关系。这一点仍然有待“实验语音语法学”的重视。

〔28〕 怀疑甚至否定北京话重音的学者,似乎应该从本文提出例子出发,构词上音节的多少决定语法;造句上重音的位置决定语法,这种语言如果不是一个有“重音”的语言,无论用什么样的术语来描写,都离不开“韵律”(参见马秋武 2015:153-154),离不开北京话是韵律制约的语言。如果承认了北京话是韵律制约的语言,那么究竟这里的韵律是重音、还是节律,就只是术语的问题,不是问题的本质了。

〔29〕 参 Shyu (2010) “Though the use of emphasis may sound exaggerated to them,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was achieved in the sense Focus interpretation of zhi ‘only’ associated arguments that the designer aimed to provide an audible phonetic prominence to elicit their judgments.”

闽南话用 e 来表示强调(停顿和填充手段),北京话是用音高(窄焦)和音长(宽焦)来凸显焦点。^[30] 就是说,重音在不同的方言里有不同的语音实现法。

这还给我们另一种启示,如一种方言或语言不用重音(音强、音高、音长)来表示强调或区分歧义的话,那么其他手段,如“停延(音长的变体)”、“嵌入(超音段的变体)”,就有可能以参数化的身份被采用。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可以使用不同的韵律凸显手段来别歧辨异。^[31]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1)北京话是一种重音语言;

2)其他方言也有自己实现相对凸显的节律和机制,但是语音上如何实现,则有待该方言的研究专家来揭示。

如果本文的研究是正确的,一向认为声调语言 tone language 和重音语言 stress language 两极语言超音段的对立,显然不足以概括现实中的复杂事实。

本文的研究展示出重音问题的复杂性:人类语言在声调和重音方面并非简单地表现出要么 tone 要么 stress 的单纯现象,就如同“声调和句末语气词同步发展”的普遍性一样,也并非没有其他因素(或参数)的参与所导致的不同结果。^[32] Goldsmith(1981)曾论证“英语是个有调语言”,虽然他仅就英语跟非洲语言有共同声调规律(亦即升、降调均平调之组合)而言,但其中也透露出普世规则在不同系统的介面作用下所产生的复杂结果。

本文最后要指明的是:当代的汉语的研究必须走出要么“照搬西方理论”,要么“死守传统旧学”的两极怪圈。前者不顾“汉语事实”削足适履地套用西方理论(如陈寅恪所评食洋不化者)^[33];而后者则无视“前沿科学”的发展而盲目闭门造车(陈寅恪所论治学“不入流”者)。^[34] 今天中国境内外的汉语语言学应该有自己时代烙印的新发展。什么是这个时代烙印呢?我的看法是:用汉语独有的语言现象创造人类语言的普世理论。北京话的重音,或许就是暗示普世语法的独有现象。

参考文献

- Baker, Mark C. 1988.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o, Wen (曹文). 2007. Chao Yuenren xiansheng dui hanyu yudiao yanjiu de gongxian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语调研究的贡献

[30] 显然,根据本文的证据,Shyu(2010)的结论“stress is not lexically distinctive in Chinese and native speakers (at least of Taiwanese Mandarin) tend not to disambiguate sentences primarily with stress”则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北京话并非如此。

[31] 注意:语言可以用不同手段实现相对凸显,但是不能没有相对凸显。而例(40)中闽南话用 e 来标识焦点,可能正是延停式超音段手段的音段变体。因此,不是用凸显语义 thematic prominence 或句法结构 syntactic relation 或语境 contextual information 来消除歧义的手段。(参见 Shyu (2010) “For a language in which stress is not lexically distinctive and does not primarily employ prosody for disambigu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matic prominence, syntactic relation, or contextual information, may contribute to ambiguity resolution.”)

[32] 没有声调的语言不是不可能有句末语气词,要看该语言的语调系统而定。参 Li(2001)有关 Chaha 语疑问语气词的分析。

[33]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陈寅恪 2001)

[34]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而王国维的学术“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陈寅恪 1979)

- 献 [Chao's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intonation].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007. 4: 75-85.
- Chao, Yuenren. 2002.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中国话的文法》), Translated by Ding Bangxin 丁邦新译.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Chao, Yuenren(赵元任). 1991. Hanyu Diming Shengdiao de Shehui Zhengzhi Secai 汉语地名声调的社会政治色彩 [The social-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tones in places names in Chinese]. *Yuwen Lunji* (Qian Jinhua Yi) 《语文论集》(钱晋华译) [Articles in Philology (Translated by Qian Jinhua)], 1991. 4: 1-4.
- Chen, Yinque (陈寅恪). 1979. *Wang Jing'an Xiansheng Yishu Xu*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In *Chen Yinque Xiansheng Quanshu* 陈寅恪先生全书 [A Full Collection of Chen Yinke's Work], 234. Taipei: Liren Shuju 台北: 裡仁书局 [Taipei, Liren Press].
- Chen, Yinque (陈寅恪). 2001. Feng Youlan Zhongguo Zhhexueshi Shencha Baogao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A Review Report on Feng Youlan's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Chen Yinque Ji zhi Jinmingguan Conggao Erbian* 《陈寅恪集》之《金明馆丛稿二编》 [Second Volume of Manuscripts from Jin Ming Library in Chen Yinke's Collected Works], 279-285.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北京: 三联书店 [Joint Publishing House].
- Chen, Ping (陈平). 1987. Shi Hanyu Zhong yu Mingcixing Chengfen Xiangguan de Sizu Gainian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 [A Glossary of four groups of concepts related to nouns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7. 2: 81-92.
- Chomsky, Noam & Morris Halle. 1991.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Deng, Dan (邓丹), Feng Shi (石锋) & Shinan Lv (吕士楠). 2008. Putonghua Sanyinjie Yunlvci Zhongzi de Biandiao 普通话三音节韵律词中字的变调 [Tone variation in trisyllabic words in Mandarin Chinese]. *Yuyan Wenzhi Yingyong* 语言文字应用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008. 3: 90-97.
- Deng, D., Feng Shi, & Shengli Feng. 2008.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prosody restrained syntax.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6(2): 195-210.
- Duanmu, San. 2007.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anmu, San. 2012. Word-length preferences in Chinese: A corpus study.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 89-114.
- Duanmu, San. 2014. Syllable Structure and Stress.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C.-J. James Huang, Y.-H. Audrey Li and Andrew Simpson (eds.), 422-442.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 Duanmu, San (端木三). 2016. *Yinbu he Zhongyin* 音步和重音 [Foot and Stress].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冯胜利). 1998. Lun hanyu de ziran yinbu 论汉语的自然音步 [On default footing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8. 1: 40-47.
- Feng, Shengli (冯胜利). 2001. Lun Hanyu ci de duowei xing 论汉语词的多维性 [The multidimensional properties of wordhood in Chinese]. *Dangdai Yuyanxue* 当代语言学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1. 3: 161-174.
- Feng, Shengli. 2003.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Postverbal PP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6: 1085-1122.
- Feng, Shengli (冯胜利). 2006. *Hanyu Shumian Yongyu Chubian* 汉语书面用语初编 [First Edition of Written Express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冯胜利). 2010. Lun yuti de Jizhi jiqi yufa gongneng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功能 [On mechanisms of register system and its grammatical property].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0, 5: 400—412.

- Feng, Shengli (冯胜利). 2015a. *Hanyu Yunlv Shitixue Lungao* 汉语韵律诗体学论稿 [A Preliminary Theory of Poetic Prosody]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Feng, Shengli (冯胜利). 2015b. Shengdiao, yudiao yu hanyu de jumo yuqici 声调、语调与汉语的句末语气 [On tone, intonation and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Yuyanxue Luncong* (di 51 ji) 语言学论丛(第五十一辑) [Essays on Linguistics Study (51)] 2015, 51: 51—77.
- Feng, Shengli (冯胜利). 2016. *Hanyu de Hexin Zhongyin* 汉语的核心重音 [Nuclear Stress in Chinese]. Daikan 待刊稿 [Forthcoming].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Goldsmith, Jone A. 1981. English as a Tone Language. *Phonology in the 1980's*. In Didier L. Goyvaerts and Alan C. L. Yu, (eds.), 164—196.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Halle, Morris & Samuel Jay Keyser. 1966. Chaucer and the study of prosody. *College English* 3: 187—219.
- Halle, Morris & Samuel Jay Keyser. 1971. *English Stress: Its Form, Its Growth, and Its Role in Vers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ing.
- Hayes, B. 1995. *Metrical Stress Theory: Principles and Case Stu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e, Yang (贺阳). 1992. Shilun hanyu shumianyu de yuqi xitong 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 [On mood in written Chinese]. *Zhongguo Renmin Daxue Xuebao*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Journal of the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1992, 5: 59—66.
- Huang, Mei (黄梅) & Shengli Feng (冯胜利). 2009. Qian'ou danyinci jufa fenbu chuxi: Qian'ou danyinci zuichang jianyu zhuangyu tanyin 嵌偶单音词句法分布刍析—嵌偶单音词最常见于状语探因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monosyllabic words used in disyllabic template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9, 1: 32—44.
- Kenstowicz, Michael. 1993. Metrical Constituency.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In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eds.), 264.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Kenstowicz, Michael. 1994.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Li, Audrey Y.-H. 2013. P-insertion and ellipsi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4(2): 99—128.
- Li, Zhiqiang. 2001. Tonal Structure of Yes-No Questions in Chaha.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Ora Matushansky, Albert Costa, Javier Martin-Gonzalez, Lance Nathan & Adam Szczegielniak (eds.), Vol. 40: 123—136.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Liberman, M. 1975. *The intonational system of English*.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Liberman, M. & A. Prince. 1977.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Linguistic Inquiry*] 8: 249—336.
- Lin, Maocan (林茂灿) & Jingzhu, Yan (颜景助). 1980. Beijinghua qingsheng de shengxue xingzhi 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 [The acoustic properties of neutral tone in Chines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0, 3: 166—178.
- Lin, Maocan (林茂灿). 2012. *Hanyu Yudiao Shiyen Yanjiu* 汉语语调实验研究 [A Phonetic Experimental Study on Chinese Intonation].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Lin, Tao (林焘). 1990. *Yuyin Tansuo Jigao* 语音探索集稿 [Papers on Exploring the Chinese sound system]. Beijing: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Lv, Shuxiang (吕叔湘). 1963. Xiandai hanyu danshuang yinjie wenti chutan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mono-/di-syllabicities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63, 1: 10—22.

- Ma, Qiuwu (马秋武). 2015. *Shenme Shi Yinxixue 什么是音系学 [What is Phonology?]*. Shanghai: Shanghai Waiyu Jiaoxue Chubanshe 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Qu, Aitang (瞿霁堂). 2013. Shengdiao de fasheng he jihe 声调的发生和聚合 [Tone origination and merge]. *Dongfang Yuyanxue 东方语言学 [East linguistics]* 1: 1-3.
- Qu, Chen (曲辰). 2001. Shilun shengcheng yinxixue dui zaoqi yinweixue lilun de pipan yu jicheng 试论生成音系学对早期音位学理论的批判与继承 [On criticisms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phonology on phonemic studies in early times]. *Waiyu Xuekan 外语学刊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2001. 2: 73-77.
- Qu, Chen. 2013. *Represent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the tonal system of Mandarin Chinese*. Ph. d. dissertation, Montreal, Quebec: McGill University.
- Richards, Norvin. 2010. *Uttering Tre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Sheng, Jiong (沈炯). 1992. Hanyu yudiao moxing chuyi 汉语语调模型刍议 [On the model of Chinese intonation]. *Yuwen Yanjiu 语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1992. 4: 16-24.
- Shyu, Shu-ing. 2010. Focus interpretation of zhi 'only' associated arguments in Mandarin triadic constructions. *Linguistics* 48(3): 671-716.
- Song, Jin (劲松). 1992. Beijinghua de yuqi he yudiao 北京话的语气词和语调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and intonation in Beijing Mandarin].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2. 2: 113-123.
- Tang, Sze-Wing. 2003. *Hanyu Fangyan Yufa de Canshu Lilun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 [A Parametrization Theory of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1999. *Hanyu Feixianxing Yinxixue: Hanyu de yinxixigeju yu danziyin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 [Non-linear Phonology of Chinese: Its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Mono-syllable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Wang, Yongna (王永娜). 2010. *Xiandai Hanyu Shumian Zhengshi Yuti Jushi ji Zhuangzhong Dengji 现代汉语书面正式语体句式及庄重等级 [Register Sentence Patterns of Written Chinese and Their Degrees of Formality]*. Beijing Yuyan Daxue Boshi Lunwen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Ph. D. dissert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Wang, Zhijie (王志洁) & Shengli Feng (冯胜利). 2006. Shengdiao duibifa yu Beijinghua shuangyinzu de zhongyin leixing 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 [Tonal contrast and disyllabic stress patterns in Beijing Mandarin]. *Yuyan Kexue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s]* 2006. 1: 3-22.
- Wang, Lijuan (王丽娟). 2008. Cong yunlv kan jieci de fenbu ji changdu 从韵律看介词的分布及长度 [The distribution and syllabic numbers of prepositions in modern Chinese: From the view of prosody]. *Yuyan Kexue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s]* 2008. 3: 300-307.
- Woo, Nancy. H. 1969. *Prosody and Phonology*. Ph. 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Xu, Yi. 1999. Effects of tone and focus on the formation and alignment of F0 contours. *Journal of Phonetics* 27: 55-105.
- Xu, Yi & C. X. Xu. 2005. Phonetic realization of focus in English declarative intonation. *Journal of Phonetics* 33: 159-197.
- Yan, Jingzhu (颜景助) & Maocan Lin (林茂灿). 1988. Beijinghua sanzizu zhongyin de shengxue biaoqian 北京话三字组重音的声学表现 [The acoustic behaviors of stress in trisyllables in the Beijing dialect].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88. 3: 227-237.
- Zhu, Xiaonong. 1995. *Shanghai Tonetics*. Ph. D. dissertation,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Zhuang, Huibin (庄会彬), 2015. *Hanyu de Jufaci* 汉语的句法词 [*Syntactic Word in Chinese*].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冯胜利,男,北京师范大学古汉语硕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联合研究中心主任,《韵律研究》主编。曾任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语言习用教授、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研究兴趣包括韵律句法学、韵律诗体学、训诂学及汉语二语教学法。

Mandarin Chinese is a Stress Language

Feng Sheng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Centre for Studie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83*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stress in Beijing Mandarin. It is argued that though not stress-timed like English, Beijing Mandarin is a type of stress language based on its prosodic prominence signified by prosodic categories (syllabic units) that affect morphology and syntax in the language. Features and functions of stress are seen at each layer of the Prosodic Hierarchy and each zone of Cartographical Syntax, namely, syllable, foot, prosodic word and VP-prosody (nuclear stress), TP-prosody (focus stress) as well as CP-prosody (intonation). The argument made here claims that give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rominent behaviors at different syntactic levels (and prosodic layers) proposed here, it is not only plausible to understand the properties of stress in Beijing Mandarin in depth, but also to enable us to make advances and discoveries in prosodic phonology, prosodic morphology and prosodic syntax.

Keywords Beijing Mandarin; word stress; nuclear stress; contrastive/emphatic stress; intonation; prominence; prosodic syntax